



记者 赵恩霆

7月13日至16日，美国总统拜登将进行上任以来的首次中东之行。按照白宫新闻秘书让·皮埃尔上月中旬官宣的行程，拜登将先后到访以色列、巴勒斯坦和沙特，并将在沙特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(海合会)与伊拉克、约旦、埃及三国首脑会议。

\* \* \*

拜登原计划6月底首访中东，但上月初被爆计划推迟。而拜登上台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，他已经四次访问欧洲国家、一次到访亚洲国家，曾经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分量的中东，似乎被边缘化了——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拜登政府对外用力的主要方向不在中东。

这与上届美国政府的中东外交政策截然相反。特朗普上台后打破惯例，将中东作为首访目的地，先后到访沙特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，扭转此前奥巴马政府从中东抽身的策略，定下美国“重返”中东大搞“再平衡”的行动基调。

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重塑了地缘政治格局：以遏制伊朗为主轴，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，竭力构建军事联盟——“中东版小北约”；全面加强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，力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加速和解；在巴以问题这个中东根源性矛盾中，一边倒地力挺以色列，并采取诸如搬迁驻以使馆、承认耶路撒冷地位等激进行动。

特朗普政府这一套“组合拳”下来，当拜登去年1月入主白宫时，中东局势已较他2017年1月卸任副总统时发生巨大变化——美国与伊朗关系极度紧张，巴以战火重燃，以色列与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，以色列与沙特关系实质性改善，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大增，整个地区国家间关系被打碎重组，不同板块之间更加泾渭分明。

显然，中东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——至少现阶段如此，否则也不会姗姗来迟。纵观过去一年半美国在中东外交中的表现，不难发现，拜登政府既部分重拾奥巴马时期的“抽身”之举，也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“再平衡”做法。

奥巴马执政后期，美伊等国达成伊核协议，美以、美沙关系显著降温，在叙利亚、也门等地区问题中尽可能置身事外。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，现在的拜登则选择了“折中路线”：重返伊核协议，但履约谈判久拖不决；重新支持巴以问题“两国方案”，但没有推翻前任在具体争议议题上的激进行为；继续支持和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和解；继续推进区域军事联盟构想。

\* \* \*

为此，拜登需要通过这次中东之行来理顺与相关国家间的关系。

首当其冲就是沙特。相比特朗普时期美国与沙特关系热络，拜登一上台就叫停对沙特的军售，停止支持沙特主导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，公布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调查报告并直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，明确表示将“重新校准”与沙特的关系。美沙高层交流也从特朗普与穆罕默德，变为拜登与沙特国王萨勒曼。

拿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敲打沙特，很符合拜登喜欢搞所谓“人权外交”的作风。2018年10月卡舒吉案发生后，拜登曾批评沙特，甚至在竞选总统时放话要让沙特“付出代价”“成为贱民”。

美沙关系再度降温的一个典型案例，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能源价格大涨，为应对油价高企而不断增加的国内通胀压力，拜登曾致电沙特领导人——据称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——沟通增产原油以平抑油价，却遭到对方拒绝。实际上，在能源供应问题上，由于美国近年来页岩油产能大量释放，美国已从原油消费国变成了出口国，美沙之间则从供需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。

如今，拜登在美沙关系上来一个180度大转弯，对沙特频频示好。6月初，石油输出国组织(欧佩克)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加大提高产量上限的幅度。同时，也门冲突双方将全国停火时间延长两个月。对此，美方都对沙特从中发挥作用表达赞赏，大有为拜登首访营造氛围、缓解尴尬的意味。

\* \* \*

其次在巴以问题上“和稀泥”更难了。特朗普时期美国一系列打破惯例的操作之后，拜登接手的巴以关系早已不是四年前的模样，美以关系倒是走出了奥巴马时期的阴霾，但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几乎完全中断。

尽管拜登政府重申支持“两国方案”，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仍然在耶路撒冷，而非此前的特拉维夫，也没有收回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表态。更重要的是，拜登仍在推进以色列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更多阿拉伯国家和解，而这实质上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撺掇的旨在解决巴以问题的“世纪协议”基础之上的，巴以问题被边缘化已既成事实。

也就是说，以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，一个主要基调是以巴以问题为核心，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不两立。现在这个核心问题被如何应对伊朗所取代，而且在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，能源供应和价格问题也成为主要议题。

这种背景下，拜登中东之行尽管有助于修复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，但巴以问题的天平已经失衡，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支持巴方立场的国家彻底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，就算美国重新打开介入调解之门，又如何取信于人呢？坦白讲，巴以问题并非拜登此行的当务之急，而且处理这个中东“痼疾”耗时费力，拜登可“耗不起”，他整个四年任期能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多少资源都得打一个问号。

\* \* \*

再者就是在遏制伊朗这个大前提下，平衡推进重返伊核协议和构建反伊朗的军事联盟。这至少涉及三个议题，即继续与伊朗博弈但需确保相关履约谈判不破裂，持续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，以及将美国地区战略与中东一些国家在组建“中东版小北约”问题上的契合点转变为现实。

关于美伊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条款的谈判，早在去年4月初就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始，由欧盟作为中间人，美伊展开间接谈判。但八轮过后谈判陷入停滞，“就差临门一脚”折射美国“三心二意”，既希望限制伊朗核能力，又不想放弃本质上遏制伊朗的目标。近期，相关谈判在卡塔尔重启，但美伊相互喊话的戏码一如从前。

拜登此番赴中东，势必会与以色列、沙特等地区盟友沟通协调对伊政策，尤其是恢复伊核协议问题。一旦伊核协议得以恢复，制裁伊朗的枷锁松绑，再谈遏制伊朗，就轮到所谓“中东版小北约”了。

这个“馊主意”在特朗普时期开始酝酿，由于以色列和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在中东的“左膀右臂”，因而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势在必行。拜登接盘继续在这方面发力，这就需要他改善与沙特领导人的关系，在以色列政坛再陷震荡期之际保持美以关系稳定，在此基础上通过出席海合会与伊拉克、约旦、埃及三国首脑会议，勾勒“中东版小北约”的雏形。

\* \* \*

这个潜在联盟的直接目标是对抗伊朗，更重要的是美国把持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走向，挤压和排斥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增强的中东影响力的工具。

伴随奥巴马政府从中东“抽身”，美国在中东影响力出现减弱，尽管特朗普政府“重返”中东，但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迅速扩展地区影响力。与此同时，包括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逐渐意识到，很多时候指望不上美国，外交独立性日益加强，沙特、埃及等国纷纷加强与域外其他大国的关系，在军售、能源等领域与俄罗斯提升合作水平。

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中东国家并未如美国所愿“站队”西方，而是采取中立态度，此前以色列贝内特政府曾参与斡旋俄乌局势，沙特等国更是频繁与俄罗斯就原油产量问题进行沟通。

俄美在中东影响力的“一进一退”，迫使拜登必须重新审视中东外交，这意味着美国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外交现实。当前，美国国内通胀高企、经济衰退风险增加、枪击暴力和种族矛盾加剧，11月国会中期选举正逐渐进入关键时刻，拜登首次中东之行难言轻松。



# 世界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2年7月13日

星期三

读 / 世 / 界 / 懂 / 中 / 国

□主编：赵恩霆  
□组版：颜莉